

曾有一阵子人们把“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当贬意看。在教条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为了强调直接经验，贬它一下也未尝不可。

不过，真正客观地说，“秀才不出门”也确有“便知天下事”的时候。没上过火星的人怎么能知道火星上至今还有流水的痕迹？那肯定是从书本上看到的。今人谁也没有跟司马迁聊过天，没请司马光品过茶，如何能确认历史上肯定有这么两位了不起的史学家？还不是从书本上看到的？学问是属于博览群书的人。人的知识有直接知识，也有间接知识，大部分是从书中得来的间接知识。

因此，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强调读书。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奉劝人们“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这万卷书往哪里放？那就不能不办个“书斋”了。书斋是文化的载体。书斋建设的状况从来都是文明度高低的标志。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把每年的“五月五日”定

学问是属于博览群书的人

邓伟志

为学习节。今天在一些省市也都有读书节。“人均购书量”和“人均借书量”如今仍是评比文明城区的权重颇大的两个指标。

现在有人喜欢从互联网上获取知识。互联网固然是当今的一个不可缺少获取信息的途径。可是别忘了，互联网上的大量知识是从书本上移植过来的。从二者关系这个角度说：书本是源，互联网是流。要知道，跟《史记》和《资治通鉴》本是从竹简、帛书流入纸质一样，今天又从纸质的《史记》和《资治通鉴》正在流入虚拟世界。喜欢刨根问底的学人岂能不问“源”在哪里！岂能弃“源”而逐流呢！别以为《不列颠百科全书》被互联网取代了，就以为书斋可有可无了。纸质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版本依然是书斋、书库里的善本书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将是互联



序跋精粹

网与书斋、书库交相辉映。正因为能从书斋中找到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捷径和高招，眼光敏锐而远大的朱亚夫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孜孜不倦地研究书斋。他纵观古今，著作甚丰。在这本新书《名人与书房》中，他又写了一百多家各有千秋的书斋，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从《名人与书房》中，我们可以看出书斋的分类，书斋的功能，书斋与人类的关系，可以找出书斋演化的规律。

目前，举国上下正在流行的位居“五大理念”之首的是“创新”。要知道，任何创新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上一层、数层楼。这“巨人的肩膀”不在别处，都在书斋中。2015年获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的发明，其出发点也是从古医书中走出来的。愿我们发扬古人“头悬梁，锥刺骨”的精神，认真埋头于从实践中冶炼出来的书本，实现万人创新、大众创业。

（《名人与书房》一书的序）

吃饭有时间限制？

周炳桢

外出吃饭要预订，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如果是到了预订时间还是坐不到桌子，这就有点扫兴了。除夕那天我就碰到这样的事，订了晚上7:30吃第二批的年夜饭，结果前面5:00开始吃的客人逗留到8:00还不走。由于饭局开始晚了，一位亲戚回家时错过了最后一趟地铁——这一插曲，给原本热闹的新年氛围带来了一丝不快。

对于生意红火的饭店，店方当然希望桌面周转快，可以多做生意。但是，如果贸然劝客人吃完就走也不合适，这样会得罪顾客。所以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如除夕、情人节等饭局高峰时，如何使桌面周转快就成了饭店的一个难题。

要解决这道难题，就是要做到既要掌控餐厅的流转，又要使客人感觉不到有人在掌控。在国外餐厅吃饭，餐厅对用餐时间并无规定，但也是有大致限制的。比如冬天吃饭，店方大约掌握75分钟吃完，夏天短一些，大概60分钟左右；又比如说，两个人吃饭一般不应长于90分钟，如果是3-4人用餐则允许延长15分钟，如果点的菜较贵，则饭店会酌延至2个小时。有一个叫OpenTable的订餐软件就是根据以上时间范围来确定下一批客人的就餐时间的。

如果餐厅的环境逼仄，顾客会感到不舒服，往往是吃完就走，那就不会有被人催着走的感觉了。有些生意好的餐厅会安排不同批次的客人拼桌，或者是请客人去吧台，坐在没有靠背的椅子上，菜单上的所有菜客人都可以点，其目的也是为了多做生意。

我当年在美国某餐厅打过工，店经理告诉我一个小窍门：客人吃饭时间多长，看他们饭前点什么饮品就可略知一二了，如果一批客人点了一瓶香槟酒作为开场，就可以判断这大概是一个要喝红酒，消耗很长时间的饭局。有时，尽管桌子空着，店经理也会把客人请到吧台去喝餐前酒，然后再请客人入席。他说这样可以省去送酒单、讨论喝什么酒等等，至少可以减少15分钟左右的时间。

英国的一些餐厅，经常是客人一进店门就被请到一个会客区域，侍者送上香槟和一些餐前小吃，客人大都是站着打招呼、寒暄，15-20分钟后再入席。当时我认为这不过是饭店的派头，其实这里面也有节省用餐时间的考虑。

显然，每家饭店都有一些吃饭时间的规定，用餐时消费多少肯定是因素之一。在美国，如果你点的是每人125美元（人民币875元）的九道菜套餐，原来2小时的用餐时间会被允许延长一小时。如果有客人点了墨西哥卷饼、扇贝等，那么就有理由认为他们会很快吃完，如果客人逗留不走，餐厅也不会下“逐客令”，店经理会很礼貌地请客人去吧台吃一个免费的甜食。

如你有一个老友聚会，确实希望多逗留点时间，有没有办法呢？很简单，你把吃饭时间订得晚一点，或者你和服务生说要一个位置偏僻一点的桌子，大多数饭店应该是可以通融的。

前阵子，我去贵州一山村探访友人，白天闲着无事，便独自到村外溜达，不经意间来到了被当地人称之为“鸳鸯湖”的所在。

这是一个静得不能再静的山中小湖。一潭碧水，映照出洁白的浮云，斑斓的野花和墨绿的森林；湖边长满了大叶榕、水樟、冬青和箭竹，还有

静静的鸳鸯湖

王奇伟

柔婉的藤萝低垂湖面，清澈的倒影虚化了水与天的界线。

我挑了一块光滑的岩石坐下，静观四周的景致：草丛间，许多黑蝴蝶悄无声息地展翼飞舞；湖水下，无数鱼儿在藻荇中嬉戏游动；须臾，一只黄肚雀钻出丛林，屏声静气地在湖面超低空滑行，接着猛然扎入水中，用尖尖的嘴叨起一条小鱼，迅即飞了回去。小小的插曲结束后，湖面陷入更深的寂静之中，湿润的空气仿佛凝结了似的，连时间也失去了流动。此番景象令我这个来自喧嚣都市的游子倍感惬意，一种悠然自得的情怀油然而生。其实，在忙碌庸常的生活里，我们失却了多少宁馨的意韵，而人生最美的时光，往往只有那短短的一刻。

水草里又飞起几只白鹭，美丽顾长的身姿在空中盘旋了一阵，便小心翼翼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孟子·离娄上》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孟子·尽心上》

实，落实，实践。仁道，不能空谈，要大而化之，落到实处，有具体表现。

孟子告诉人们：仁的具体表现，就是爱戴、事奉父母；义的具体表现，就是敬重、服从兄长。仁义的实践，首先是处理好人伦关系，特别是孝与悌。这与孔子思想一脉相承，“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孟子同孔子一样，尤其强调下对上的爱与敬。然而，仁的要求是普遍的，故不能不讲上如何相待，如慈，以及平辈人如何相待，如信。上下相互的伦理关系，全面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五种关系，称为五伦。

仁义是根本，是核心，决定着其他方方面面。所以，智的具体表现就是懂得仁义不能丢掉的道理；礼的具体表现就是对仁义加以调节和文饰（有度且有恰当形式）；乐的具体表现就是因仁义而快乐，欢快的音乐由此而产生，音乐一产生就止不住，止不住就会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

孟子对智、礼、乐的理解和说明，建立在孔子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又有一些新的发挥。

后人学习《孟子》，对其仁义的论述充分肯定，但对其“事亲”实例却有不同看法，乃至产生争论。

孟子的学生桃应问老师：舜是天子，皋陶是法官，如果舜的父亲瞽瞍杀

了人，那怎么办？孟子说：把瞽瞍抓起来就是了。桃应说：难道舜不阻止吗？孟子说：舜怎么能阻止呢？皋陶抓人是有根据的。桃应又问：那么，舜怎么办呢？孟子作出了令许多人惊讶的回答：舜把抛弃天子之位看成像扔掉破鞋一样；舜会偷偷背着父亲逃走，在海边住下来，终身快乐，忘记天下。

争议之处不仅于此。舜的同父异母弟象，是个恶人，不只一次与父亲瞽瞍谋划害舜。舜明明知道，却还是诚心地图象高兴而高兴，因象忧愁而忧愁。舜接替尧做了天子，处罚了几个大的罪犯，却给象封地，让他当了一方长官。

孟子的学生万章不理解，孟子对他说：仁人要亲爱自己的弟弟，亲他便要使他富，爱他便要使他富，把封地给弟弟，正是使他又富又贵；本人做了天子，弟弟却是一个老百姓，这叫亲爱吗？

舜与其父、其弟之间发生的故事如何，并非人们关注重点，人们看重的是孟子的态度和说法。孟子为了颂扬舜的仁义，将

亲父爱弟夸张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尧舜之时，尚处于部落联盟时代，固然是家庭伦理极其重要，甚至高于德行，大于刑罚，但是本部落的共同利益、部落联盟（天下）的公共事务居于何地呢？难道也是处于家庭伦理之后吗？战国中期，文明已相当发达，家国、天下的政治成为中心问题，大思想家孟子不乏精辟论述，但他关于伦理的一些主张和说法却令人费解。或许，孟子面对传统家庭、社会伦理的解体，有意大声疾呼？即便如此，其言也是不能全面肯定的偏颇之辞。在今之多数人看来，孟子笔下的舜对其父、其弟践行了小仁小义，而伤害了关乎民众的大仁大义。



着姑娘走上岸边的小路，两人走得很慢，每一步都极为小心，我这才发现姑娘竟然是个盲人。然而，小伙子似乎并不介意她天生的缺陷，他们静静享受着当下的快乐，没有谁来打扰他们，这使我颇为感动，我想，美满的生活需要自己去争取，我们何必为无法拥有的东西自责和悲伤呢？

翼地落在水边，但仍与我保持一段距离，我留意着不去惊扰它们，白鹭有白鹭的快乐，我也有我的满足，我们各自安守彼此欣赏不好吗？或许距离才能成就永远的美丽。

看够了白鹭、黄肚雀，包括其它飞鸟，总觉得还缺点什么，仿佛心有灵犀，此时湖上驶来了一叶轻舟。划船的是个挺帅气的小伙子，船上还坐着一个姑娘，模样算不上俊美，但身材苗条，长发及腰，身上透着一股知性美。

小船随着温暖的微风与迟缓的水波漂浮，一

儿荡到湖心，一会儿转入水枝低处。四周万籁俱静，唯有双桨擦过水波泛起细微的涟漪。途中，像是想试试湖水的深浅，小伙子弯腰把手浸在水里，偶尔抬头望一眼云翳的天空，而姑娘的一双眼睛始终直直地望着前方。风儿吹乱了姑娘鬓角的秀发，小伙子连忙伸手轻轻抚平，并指着湖上如画般的景色，低头为她详细介绍。姑娘听得很认真，对每一处景致都饶有兴趣地察看一番，眉眼里盛着甜蜜的笑意。

船靠岸后，小伙子扶

夏花绚烂时节，资深电视导演郑大里先生邀我主持其父——一代电影大师郑君里先生《一个人的电影史》展览暨《郑君里全集》首发仪式，这不禁让我想起与上海电视节的些许陈年往事。

1988年莺飞草长的一个午后，我从当时就读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乘坐公交车前往电视台做节目。由于前一年参加电视台《我们大学生》节目主持人遴选荣登榜首，便每周参与该节目录制，同时还兼任《诗与画》节目主持人，所以，每周都要数次往返于学校与电视台之间。那日，公交车快到电视台时，我挪至门口正准备下车，突然有人在我身后拍了一下，回头一看，一位面部轮廓清晰，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冲我微笑。“你是曹可凡吧？”他问。得到肯定回答后，中年男子又问：“看过你的节目，不错，但不知道你是否会做晚会主持？”想到平时在学校常主持各类文艺晚会，便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当然会啊！这又有什么难的。”这幼稚的

回复显然逗乐了对方，“电视直播晚会非同儿戏，难度极高。我叫郑大里，是晚会导演，过几天会直接联系你，可能会有台晚会请你主持。”后来，才从其他导演口中得知，大里先生为郑君里先生哲嗣。

没过几天，郑大里导演果然如约来电，说，经领导研究同意，正式决定让我主持电视节会歌评选晚会。听到郑大里导演那番话，突然觉得脑子“嗡”地一声，光看见导演嘴巴在动，但说什么全然没有听见。等缓过神来，才发现其实自己连一套像样的西装都没有。当时有位导演随手送我一件淡米黄色格子西装，母亲又忙不迭帮我买了条米色西裤与白衬衫，配上父亲那条浅蓝色领带，倒也像模像样。

晚会录像地点在普陀体育馆。舞台搭得足足有两层楼那么高，灯光繁复，摇曳生姿，光彩炫目，看得令人目迷五色。舞台表面均由原玻璃镶拼而成，略有点滑。站在舞台上，顿感自己渺小如天地一尘，拘谨得不知如何

是好，背好的词竟然一句也想不起来，连手脚也不知如何安放。只看见郑大里导演如同大将军一般，在主席台上从容不迫，指挥若定，随时调整演员与主持人位置。正当我处于慌乱之中，突然听见导演大声要求我后退几步。情急之中，我都没顾上往后看，便快速往后倒退，没想到，步子迈得略有些大，直接从舞台上摔

下来。此时，整个体育馆气氛仿佛凝固一般，大里导演及其他工作人员赶紧奔跑过来，询问我是否受伤。虽然这一跤摔得不轻，但总算没有大碍，只是花了近半小时，才从惊恐中恢复。不过，初生牛犊不怕虎，整顿好心情后，再次全心投入排练。得偿所愿，那晚直播在小辰和刘维两位前辈主持人帮助下顺利完成，而且在与嘉宾采访还不时爆出些许火花。而晚会评选出的电视节会歌便是那首脍炙人口的《歌声与微笑》。“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每年电视节，听到那曼妙而熟悉的旋律，总会想到

梦开始的地方

曹可凡

跑过来，询问我是否受伤。虽然这一跤摔得不轻，但总算没有大碍，只是花了近半小时，才从惊恐中恢复。不过，初生牛犊不怕虎，整顿好心情后，再次全心投入排练。得偿所愿，那晚直播在小辰和刘维两位前辈主持人帮助下顺利完成，而且在与嘉宾采访还不时爆出些许火花。而晚会评选出的电视节会歌便是那首脍炙人口的《歌声与微笑》。“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每年电视节，听到那曼妙而熟悉的旋律，总会想到

自己那次怦然心动的直播“处女秀”。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那次远远称不上完美的直播“处女秀”居然引起刘文国导演的注意。他破例决定请我和张培为当年举行的第三届上海电视节开幕式担任现场解说。上海电视节开幕式历来是规模最高的文化盛事。虽说是“画外音”，可对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也是无上荣光。张培老师当时是上海滩炙手可热的女主持，事业如日中天，她的播音向来以“情”动人，声情并茂，直抵人心，而且吐字发音极为规范，分寸把握尤为讲究。在彩排时，张培和我反复演练，力争使每段旁白既不抢戏，也绝不冷场，真正起到烘云托月之效果。

直到今天，虽然已主持了十多届上海电视节颁奖典礼，然而最令人怀念的还是1988年那两台电视节晚会，因为，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上海国际电影节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

影视盛宴